

傳世智慧



《韓非子》一書所闡述的
就是君主之道，也是後來許多
帝王採用的「帝王學」！

梁一群◎著

韓非子的智慧

上

超特價

199元

智慧大學
UNIVERSITY OF WISD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韓非子的智慧／梁一群著．

-- 初版．-- 臺北市：智慧大學，2003「民92」

冊：公分．--（傳世智慧：13-14）

ISBN 957-452-536-8（上冊：平裝）．--

ISBN 957-452-537-6（下冊：平裝）

1. (周)韓非一學術思想—哲學 2. 韓非子—摘句

121.67

92007191

傳世智慧 13

韓非子的智慧(上)

梁一群／著

B226.55

11

1

NT\$199

2003年5月／初版

出版者：智慧大學出版有限公司

編輯部／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1號3F

電話／(02) 2230-0545 * 傳真(02)2230-6118 * 郵撥 19533805

總管理處／台北縣深坑鄉北深路三段141巷24號4F（東南學院正對面）

電話／(02) 2664-2511 * 傳真(02) 2662-4655 / 2664-8448

網址／<http://www.linyu.com.tw>

E-mail／linyu@linyu.com.tw

總經銷：吳氏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788-1號5F

訂書專線(02) 3234-0036 * 傳真(02) 3234-0037-8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452-536-8

傳世智慧



《韓非子》一書所闡述的
就是君主之道，也是後來許多
帝王採用的「帝王學」！

梁一群◎著

韓非子的智慧

上

超特價

199元

智慧大學
UNIVERSITY OF WISDOM

韓非子的智慧

本書簡介

韓非子的智慧

《韓非子》一書共五十五篇，編為二十卷。這裡按照每篇所述內容，分別歸於「主道」、「法度」、「君臣」、「戒失」、「孤憤」、「本旨」、「去蔽」、「析疑」八個部分。《韓非子》一書所闡述的就是君主之道，也就是後來許多帝王所採用的「帝王學」，亦是一部「鎮國重典」。現今是一個快節奏的年代，我們以最精簡的白話文來透視這位戰國時代的天才吧！

\$55

廈門市物價檢查分局 監製

¥ 25.83

ISBN 957-452-536-8

00199



9 789574 525362



梁一群〔著〕

韓非子的智慧（上）

君臣
／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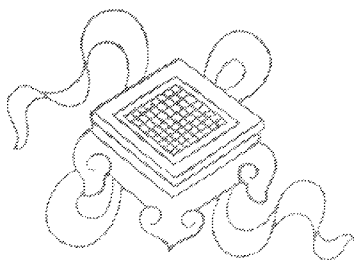
法度
／
137

主道
／
33

導讀
／
7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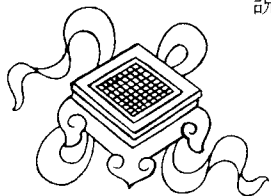


導 讀

古人嘗有言：治新國用輕典，治平國用中典，治亂國用重典（《周禮·秋官·大司寇》）。典者，法也。輕典、中典、重典分別代表了治理國家時，面臨三種不同情形時所採取的三種不同辦法。

早先西周初年各封國的真實情形，我們如今所知甚少，不知其詳了。從後來的歷史看，秦末劉邦初入關中，採取「約法三章」的辦法，認為應該是「用輕典」的。到了歷朝的承平時期的，法典規範自然是嚴格多了，不過還是力求公允的。然而，一到亂世呢？例如諸葛亮治蜀，他用的就是嚴法重刑。

諸葛亮治國之術偏重於法家一路。他是「亂世用重典」的信奉者，與劉備乃至曹操的意見頗為一致。當年劉備白帝城臨終時，遺詔中就特別說到諸葛亮抄寫過《申》、《韓》、《管子》、《六韜》等書奉送後主，好像是作為君主的參考教材。其中說到的《韓》，就是後來被一部分君主奉為鎮國重典的《韓非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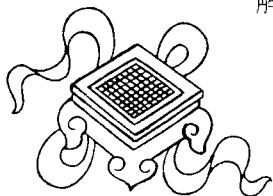
一

《韓非子》一書，《漢書·藝文志》稱作《韓子》，是戰國時期韓國人韓非的傳世之作。

有關韓非的事跡，如今我們基本上是透過司馬遷《史記》中的《老子韓非列傳》而得聞的。據司馬遷說，韓非是韓國的「諸公子」，他雖然身為貴族成員之一，但是在韓國卻未受重用。《史記》上說，韓非見韓國削弱，曾幾次上書韓王，但是未被採納，於是著書發揮其治國學說。司馬遷還說到韓非之學傾向於「刑名法術」，而本旨在於「黃老」。他的著作後來傳到了秦國國君嬴政手中。相傳嬴政看了韓非的《孤憤》、《五蠹》等文章後，不禁嘆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嬴政後來併吞六國、一統天下，歷史上稱之為「秦始皇」。據我們所知，使秦始皇心儀而生如此讚歎，韓非是唯一的一個。當時韓非的同學李斯恰好在秦王那裡做官，於是他就向秦王說：「此韓非所著書也。」那個時候著書寫文章大概還沒有題上作者姓名的習慣。秦王正是在李斯的提醒下，方才知道韓非此人就在邊鄰的韓國，於是發兵急攻韓國，直到韓國派韓非為使赴秦國，這才滿足了秦王見到文章作者韓非的心願。不過，韓非與秦王嬴政相見，

並未像當年商鞅見秦孝公那樣在歷史上留下重彩濃墨的一頁。這也許與韓非口吃、不善於言談有關，韓非的特長好像只在於著書立說。但是這個時候，姚賈與韓非的同學李斯卻向秦王說了：「韓非本是韓國諸公子，如今大王想要兼併各諸侯國，而韓非最終還是心向韓國而不為大王所用的，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放他回國，無異自留禍患，不如找個理由誅殺之。」秦王於是先把韓非關在監獄裡，而李斯卻派人送毒藥去，要韓非自殺。韓非此時想對秦王陳說冤情，卻已經無法再見到秦王。等到秦王有了後悔之意，赦免韓非時，韓非早已死去。司馬遷在結束這一段敘述之後，下筆不能自己，於是又補上一筆：「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司馬遷說，韓非雖然撰有《說難》這樣見解精到的好文章，但還是不能免於他人讒害而死。這大概一方面是出於自傷自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韓非那篇《說難》確是剖析世道人心的極有深意的文章。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太史公在韓非十餘萬字的著作裡，為什麼就單單選中《說難》載入他所撰的《老子韓非列傳》。《說難》一篇並非韓非學說的代表作，但是也不妨看做韓非對於他自己的學說如何用之於世的事先一番深刻估量。也就是說，司馬遷看到了韓非此人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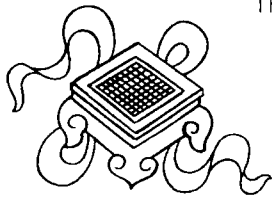
甘心於書齋撰作，而是有心於現實政治的。既然韓非在涉水之先已經對於水流的湍急逆洄，以及水的冷暖涼溫、深淺程度等都作過一番充分的估量，為何他偶一涉足，就不明不白地被捲入漩渦而去？

司馬遷的困惑不僅僅是他個人之惑，也是後來許多讀書人的困惑。讀書人滿腹經綸，三皇五帝如數道來，天文地理無所不通，然而，一旦涉足傳統的政治運作系統，很少有能夠得心應手的，大多是眼看著「鼠輩」紛紛輪番得志，這就使得他們不能不感到：其中也許有更難以理解、更難以說清的道理在。

當然，李斯也還不能說是「鼠輩」一類的人物，他為秦王獻計取六國，以及後來制定秦王朝大政方略，頗具政治才幹。李斯與韓非同為荀子學生，司馬遷說，李斯自以為是不如韓非的，不過這指的應該是學術造詣方面的才能。至於說到參與政治運作的才能，李斯該是高於韓非了。相傳李斯年輕時在楚國做過小吏，他見廁所之鼠僅以污穢不潔之物為食，見到人或狗來了就驚恐逃竄，而倉庫之鼠卻安然食粟，居大廡，無憂無慮，於是感嘆道：「人有沒有德行賢能，同鼠的情形差不多，就在於所處的環境如何罷了！」他是帶著他那份富貴功名之心去跟荀子學「帝王之術」的，也就是教人如何成就帝王之業的學問。等到學有所成後，李斯就向荀子告辭道：「一個人處於卑賤的地位是最大的恥辱，窮困是最大

的悲哀。如今秦王有吞併天下之意，這正是一介布衣努力爭取的好時機，我將西去遊說秦王。」李斯後來的行跡表明，他正是功名富貴之心極強的有學問者。至於《史記》上所說的另一陷害韓非者——姚賈，據《戰國策·秦策五》說，他是出使燕、楚等四國，說服他們打消聯合攻秦念頭的有功之臣，秦王因此尊他為上卿，封其食邑千戶。然而不知為何，韓非竟以為姚賈此人有一「狐假虎威」之嫌，說他利用秦王賦予的權力，搞自己個人與各諸侯國之間的私交。韓非看不起這個曾經做過魏國看門小吏，且犯過偷盜之罪，在趙國也曾被驅逐的一朝得志之輩，向秦王提出不可重用此人。秦王聽了韓非之言，卻去請問姚賈，不料反被姚賈一席雄辯說得轉過念頭。此後可以想見，在李斯、姚賈兩人的協力合作下，韓非注定要在秦國的政治舞臺上迅速消失。

韓非最終只能是一介書生。他不是位政治風雲人物，哪怕做為一個幕僚，恐怕他也是不合格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韓非擅長於他的政治運作系統之設計，卻不善於在現實政治的運作中立足。他在設計政治運作系統中所表現出來的清晰精確，以及他那充分的自信心，必然引起世上雄圖霸略之主的注意，而且韓非自己也確有入世之心。然而韓非以及秦王嬴政都沒有想到，一個教導君主應當



如何作為的人，是注定不能加入到傳統君主政治運作系統中去的。實在說來，以韓非與秦王嬴政的個性而論，他們之間將很難有內心真正契合之可能。書本上的述說是一回事，現實中的運用又是另一回事。否則，韓非又為何違反他自己所說的「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這一規則？他到秦國還未被秦王信用，身處見疑之地，就直指姚賈這位有功之臣，說他利用秦國國威而圖一己私利——也許他正是說了旁人都已看到卻又不敢直言明說的話。但這恰好證明了韓非只能做一個書齋裡的政治學者，而不能成為一個政壇上縱橫捭闔的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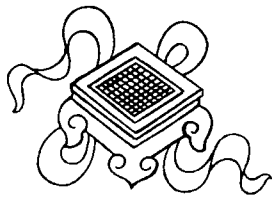
也許韓非的個性缺陷又可以算作一個原因。身為韓國的諸公子成員，韓非雖然不一定屬於韓國權力核心圈內的人物，但比之李斯、姚賈，後兩者所必欲成就的功名富貴，韓非就不必孜孜以求。其實傳統的政治運作系統中，往往一時得志的是功名之心極強者。這從秦國歷史人物表上也可以看出來：商鞅、范雎、張儀、蔡澤都是屬於這類人物。韓非未能如商鞅那樣，使秦王一見之下就傾心至極，又未能像范雎那樣，使秦王大感興趣而恩眷不衰。這不僅因為韓非口吃、不善言談，也不僅因為韓非的身份是韓國諸公子，更重要的，在於韓非沒有在現實政壇追逐名利的迫切需要，他只是像做學問那樣來對待現實政治。他太認真也太

刻板了，以為只要真理得到揭示，接下來就肯定是萬事大吉，一切順遂——他錯了，學問是學問，現實又是現實，兩者從來就沒有這般輕易地接軌合併過。當然，如果叫現代的心理學家們來分析，則韓非的口吃也許又是他個性缺陷的一種表現吧？

使司馬遷大感困惑的「韓非問題」，其實在許多極端認真的讀書人身上也都存在著：似乎可以看透一切，然而一旦涉足現實，不免過於執著「二二得四」之類的原則或信條，尤其是忽視了身邊有大量急於在政壇求生存之輩的窺伺和傾軋。一句話，韓非正是死於他意欲鏟除的政壇弊端。韓非雖然設計了他那套辦法，並且又設想過周密詳盡的進說之途徑，然而最終他還是敗在了現實政壇上。身為通覽古今的太史公，對此卻也是同樣不能理解的。

二

韓非全部學說的中心，就在於闡明「主道」——我們姑且稱之為「君主之道」。這是關於如何做一名合格君主的學說。司馬遷說李斯在荀子那裡學的是「帝王之術」，恐怕更多的還只涉及到「形而下」的有關策略方面的問題，而韓非所述則是有



關的理論之闡述，屬於「帝王之學」了。

韓非《主道》一篇，開頭就說道：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

意思是說，到了天地萬物的本源，以及天地萬物之綱紀，君主們只要掌握並運用這個「道」，就能夠從根本上把握住成敗生滅之訣竅，也就是能夠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所以韓非又說道：

故虛靜以待令（按：當作「之」），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

韓非的「道」從老子而來。老子說道：「道」是生於天地之先，「寂兮寥兮」，又是「唯恍唯惚」的，於是要求人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韓非則把老子學說具體引申到君主之「道」上，要求君主們「虛靜」

以待臣下言事，然後根據臣下的「言」（即「名」），與他們的作為——也就是「事」（即「形」），進行比較參驗（即「形名參同」），有功則賞，有過則罰，賞罰分明而不錯亂。於是君主只要掌握住這一點就可以「無為而治」：

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敕（按：當作「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因此在韓非那裡，賞罰二柄的重要性就顯而易見了。君主如果沒有賞罰二柄，則一切都無從談起，智者既不來「盡其慮」，賢者也不來「效其材」，君主豈非如同普通人一般了？君主之為君主，正因為他手中有賞罰二柄，這就是「勢位」使然。韓非要求君主們善於利用賞罰二柄，就是要他們善於利用「勢位」：

明主之所以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卷二）

